

心头空白一片，沿着楼梯木然敲开房门，看见穿着睡衣的丈夫开门时温暖的样子，当场血脉贲张，就吐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一起读书，一起毕业，都还是初恋，他对我是如此地好，令所有人羡慕，每天打暖，工作不管多忙多正狰狞的谎言。我，一个人会跟着我一起心寒，会吮爱我，他拘，会欲绝，会超过十二点回家，就是这样一段婚姻，也不过是假想的一幅画，撕开了，店里想了很久，腹中的孩子已经能听到我的声音了，我的血也经过它的，我缺了的爱我不要，我要惩罚他。二十四岁我做了最残忍的母亲，那苦地，看我走，不再言语。我残忍地笑，关上门的瞬间，眼泪与笑容一队，所以很快受到赏识。我依然年青美丽，聪明伶俐，所以我看见了，如果我可以预见这段我随即陷入的情感纠葛，我是否可以了。所以一看到爱的希望，便再所难逃。就是那么半推却在我的眼里，像个出色的孩子。在拐角处接我，薛半躺在沙发上暧昧而满足地笑；离开的时候，如此。不是戴着他送的钻戒说一生，不是理所当然地互相，时间都是残，动经

木 每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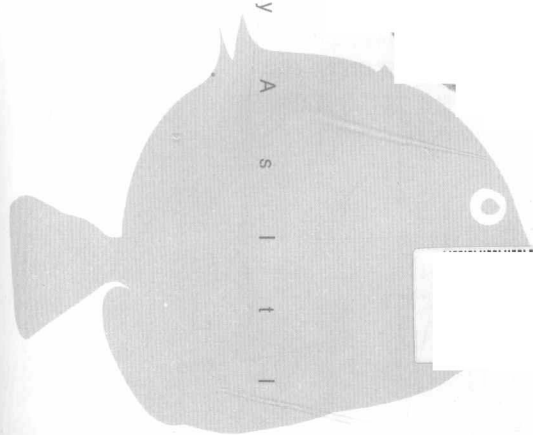
我不是生来如此孤单

Not Born As Lonely As It Is

木每 著

我不是生来 如此孤单

N
o
t
B
o
r
n
A
s
S
o
n
l
i
y
A
s
I
t
I
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是生来如此孤单 / 木每著.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5. 1
ISBN 7-5432-1110-6

I. 我... II. 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1369号

责任编辑 胡黎君

版式设计 樱舒

封面设计 路静

技术编辑 徐雅清

我不是生来如此孤单

木每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字数128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6 000

ISBN 7-5432-1110-6/I·189

定价: 13.00元

我不是生来如此孤单

- 我不是生来如此孤单 / 3
等下次相爱 / 10
大街上的某个女子 / 18
走过爱情的沧桑 / 27
不存在的借口 / 35
不应季的邀请 / 42

非主流爱情故事

- 恩断义绝的纠缠 / 51
非主流爱情故事 / 58
苦斗还是苦熬 / 64
最辛酸的记忆 / 72
寂寞丽人行 / 81

落地窗外的男人

- 落地窗外的男人 /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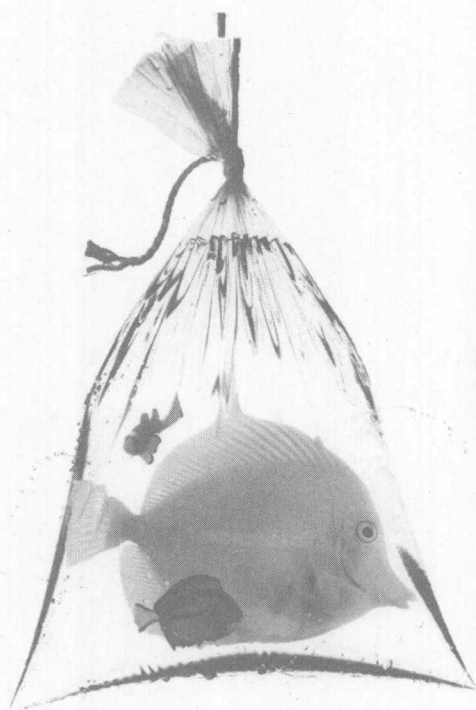
CONT 目录

没有纠缠的伤痛 / 97
你是不是喜欢我 / 105
伤心客栈 / 113
世上最美丽的爱情 / 120

完美情人

完美情人 / 129
真的假的 / 135
事情真相 / 141
不能爱你 / 149
三度空间 / 156
前生后世 / 171

我
不
是
生
来
如
此
孤
单



我这样的女人，没什么不同，只是成长的顺序错了。

我不是生来如此孤单

聚会散了。我留下来。

这些看似堕落的女人们都有鲜艳的身份，虽然夹烟的姿势沾满了风尘味，但嘴角的傲慢却随时藐视着每一种刻意的殷勤。我不喜欢她们像不喜欢自己一样，也像离不开自己一样离不开她们；各种各样的消息，透着固执的不屑和坚持的韧性；还好，是打不倒的蜿蜒迂回，总可以挑剔地谈情说爱。

一个女孩忘拿了手机，幸好我还在角落里喝着残酒。她坐下来，好奇地看着我；我记得今晚她说过，她刚刚失恋。

失恋是什么意思，是被迫失去一段恋情还是自己失去了恋爱的感觉？

回忆总把我变成一个咬文嚼字的酸秀才，我没喝多少，我不打算掉眼泪，我也不想听任何人的故事，我习惯了张狂地找乐然后找个孤单的方式消磨自己的青春。

我从前不是这样的。

1995年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披着一头披肩的卷发谈恋爱的。上班第一个月的发薪日他把一粒小小的钻石戒指套在我的无名指上，小了，戴在小指上正好。

“你想要我单身吗？”我把戒指含在嘴里做着咀嚼状。

“明天我们一起去换好吗？但今晚你要戴着它。”

他结婚的时候把红酒洒在白色的西装上了，暗红暗红的一片痕迹，像一朵黯然神伤的玫瑰躲在他的胸口哭泣。我是快乐的，简单的，幸福的，在人群中飘来飘去，披着漂亮的婚纱。一切都还来不及经历就做了一个男人的新娘。

然后就怀孕了，什么都不做了，天天望着墙上的大头BB照片，幻想那个小朋友的乖巧模样，肯定冰雪聪明，不论像谁。

俗套的电影通常在人们最措手不及的时候制造出意外的不幸，把打击的落差拉到极限。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太多的不幸之所以成为不幸，因为我们始料不及，完全毫无准备，就是晴天霹雳，惊雷一现，刹那之间从天而降。

无意中在他的公事包里看见一张房屋租赁合同，当晚坐在出租车里远远看见楼下停着他的车，心头空白一片，沿着楼梯木然敲开房门，看见穿着睡衣的丈夫开门时温暖的样子，当场血脉贲张。

就是这样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一起读书，一起毕业，都还是初恋，他对我是如此地好，令所有人羡慕，每天打电话嘘寒问暖，工作不管多忙多累总不会超过十二点回家，就是这样一段婚姻，也不过是假想的一幅画，撕开了，里面全是狰狞的谎言。

我一个人躺在酒店里想了很久，腹中的孩子已经能听到我的声音了，我的血也经过它的身体，它会跟着我一起心碎，伤心欲绝吗？

残缺了的爱我不要。我要惩罚他。二十四岁我做了最残忍的母亲。

那个男人仍然说爱我，他抱着啼哭的儿子痛苦地看着我走，不再言语。我残忍地笑，关上门的瞬间，眼泪与笑容一同坠落。

我离开那个城市，做一份简单的工作，所以很快受到赏识。

我依然年轻美丽，聪明伶俐，所以我看见了很多男人的爱情。

缘分是水，无色无味，随意流淌。如果我可以预见这段我随即陷入的情感纠葛，我是否可以像当初一样决绝地放弃？

也许恨到了尽头，只剩下爱的愿望了。所以一看到爱的希望，便在所难逃。

就是那么半推半就似是而非地爱上了一个有家的男人，功成利就，沉着冷静，却在我的眼里，像个出色的孩子。

在拐角处接我下班；亲自下厨做菜；在我的家里穿梭自如；穿着花花绿绿的沙滩短裤半躺在沙发上暧昧而满足地笑；离开的时候都把被子为我盖好；关了灯关了门关上了黑夜里洞悉灵魂的欲望。

爱情无非如此。不是戴着他送的钻戒说一生一世；不是十二点后躺在身边沉沉入睡的身体；不是理所当然地互相霸占；不是日夜相守的规则……这些都可能仅是虚假的形式。他的心在你身

上，眼里嘴里掌心里全是柔情，时间都是残忍的桎梏，他喜欢你的气息你的声音你的一举一动，他抱着你，他真的爱你，那种相处在一起一点一滴的感动，经历过的人都已经刻骨铭心了。

可是，生活并不按照成长的顺序扔给我们教训和劝诫。曾经那个男人也这样爱过我，只是后来的背叛抹杀了所有美好的记忆，怨恨最后是无限的蔑视，在毫无经历毫无比较的年纪里没有感动也没有怀念。从围城里那个假象中的幸福瓷娃娃换成城市中间飘浮的被宠爱的单身女子，这些并非我的选择。

这个男人真的很好，好到不忍心独霸，不忍心伤害他的生活还有家人。就算不甘心，伤了心，转而看见他为了自己忙碌的身影，也安了心。

还想要婚姻吗？带着他几十年旧生活的习惯，带着他对糟糠妻儿的愧疚，这样的爱岂能完满。残缺了的家我不要。

前夫曾经的那个女人是否也如此，为他掩饰为他着想，与一个大肚子女人分享着一个男人工作外的时间，却独享着他的爱？想至此，寒从中来。角色的换位戏谑地嘲讽着情感的执著，关于幸福的概念，如果两难，你还要不要爱。

远远看见他的车停在那里，心是安详的满足；在车里，手握着手，他说买了漂亮的杯子专门用来喝威斯忌的，很别致，你一定会喜欢；我说，油烟机坏了，厅里的射灯不亮了，还有你上次种在阳台上的草莓好像死了……

蜷在胖胖的鹅黄色的被子里面，靠在水蓝水蓝的枕头上，他的怀抱宽阔而舒展，笑问他你害怕我会不辞而别吗，担心我爱了别的

男人吗，不怕我某一天拿了一堆证据找你老婆吗，怕吗？

你会吗？

你怕吗？

怕也没有用，我这么爱你，不愿意想那些想不明白的事。

我们是如此相爱，心甘情愿地放弃所有担忧。但是后来，还是分了手。

因为太过相爱，所以患得患失，敏感脆弱，彼此的生活都盛不下这么多额外的牵挂。偶尔间是流着泪委屈地说放弃吧，也死了心，再望过去却是百般不舍。这个世界茫茫人海，找个人结婚多么简单，可碰到一个人可以倾心相爱有多难，是不是值得放下那些尘世眼里的虚华。最后累到人憔悴而疾，亦毫无怨恨，这一辈子遇到彼此已经完美。

当感情不能成为最后的归宿，趁它还完美的时候适时离开吧；或者我们可以做彼此终生的情人，在彼此的生活外隐忍地相爱，那么先让我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吧。

某一天他看见我与另一个男人在下班的途中相挽而行；某一夜我关掉了所有电话。他伤了心，他若不再爱我，我的心会好受一些，我是忍不住用爱折磨他，看着他痛苦自己更难过，与其如此，宁愿放下吧，宁愿撕毁我在他心目中的印象也愿造就他的幸福快乐。

他现在应该不会恨我了，今年春节我还收到了他祝福的短信，像个老朋友平静如此，那种半带无所谓的客套关怀令人心酸，在洗手间里紧握着手机红了眼圈，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晓辉说，你真是个奇怪的女人，有时候一脸稚气，有时候一身沧桑，把男人都搞糊涂了；我喝着可乐吃吃地笑，干嘛要搞得那么清楚呢，男人若是太清楚，女人就糊涂了；晓辉说，我们算在恋爱吗？我说，如果你还单身，就算是吧。

恋爱的程序千篇一律，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恋爱呢。黑暗中摸着晓辉年轻的脸，他在我这里待了几天几夜，他那小本的生意做得一塌糊涂，我们没有共同的前途。断断续续地讲起曾经的过去，他满眼朦胧，如何能够想像依偎在自己怀中尚还年轻的女人有过婚姻和孩子，还有轰轰烈烈的爱与牺牲。

他问，你想你的孩子吗？

不想，因为想不起来。

当他在我身体里的时候，那种维系母子关系的爱就没有了，我对给予他生命的男人还有我们共同的生活完全没有了感觉，甚至是种极端的厌恶，不可遏制。我完全不记得孩子的样子，我一直闭着眼，我在母亲的身边躺了一个月，拒绝任何人来访。孩子的父亲还有他的家人频频探问，我在床上无力地哭，母亲关紧了门，我反复地问她，为什么我一点也不爱这个孩子，而且看着自己虚弱无力的身体会觉得耻辱……

晓辉哭了，他堵住我的嘴巴，他说他可想而知那种感觉，我这样的女人，如何忍受。

我这样的女人，没什么不同，只是成长的顺序错了。在对生活毫不知情的时候就做了妻子，对爱情充满渴望的时候又成了情人，

然后又在对一切都毫无期盼的迷茫之中开始单身，恋爱。这些经历如果反过来，就完美了：年少的时候开始恋爱，然后遇到相爱的情人，在对未来的祝福里达成对生活的谅解，然后找到合适的人结了婚，有了宝宝，即便丈夫有了风吹草动磕磕碰碰的风流韵事，还会伤害那么大吗？那时候早已懂得一切都必须向生活让步的道理，不可能那么执著地苛求不存在的完美了，我所扔掉的那些自以为残缺不齐不值保留的东西也许已算生活的满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对吗？

晓辉走了，来了文涛，后来又认识阿峰，这些恋爱周而复始地令人从习惯到疲惫，经过的人太多了，经历的爱却太少了。

公司融资成功了，老员工的薪水都翻了一倍，买房子的买房子，买车的买车。我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蜷在胖胖的鹅黄色的被子里面，靠在水蓝水蓝的枕头上，想这二十八年以来至今，我是如此孤单。

身边有很多朋友，凑在一起，一场聚会下来，人总是越来越多，仿佛整个城市写字楼里的白领们都可以这样互相认识；偶尔有些搞艺术的或者愤青这样的异类，坐在我们中间，也没什么不同，就仿佛现在我眼前这个失恋的女孩，不过都是成长的顺序，如果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或者多年以后再来经历现在的事，都不会有这样的烦恼。

但命运不由你来选择，你能做的仅是该爱的时候去爱，该恨的时候就恨。总有一天，命运会对你说：你终于明白了我的良苦用心。

爱情来的时候什么都不重要，让我们贪婪地享受吧。

等下次相爱

李盛堂在校友录里发了帖子：亲爱的同学们，吾将于本周五下午抵达广州，请晓菲班长设宴接待。

只有魏晓菲一个人在广州，帖子自然是只发给她一个人看的。

八年前在大学里的时候，李盛堂喜欢魏晓菲。

她高高在上一副呼风唤雨的模样，他高大威猛体育健将却总是一脸羞愧的自卑感；她话与话之间从无间隙，雷厉风行，他却是唱歌比说话多，总被人千呼万唤始出来；可是他义无反顾地喜欢她，全班同学都知道。

她做什么他都站在她这一边，很多女生因为喜欢他而不喜欢她。

那时候，她不喜欢任何人，心在云端上，嘲笑所有人的悲欢离合。

魏晓菲蜷在宽大的沙发里，将手机握在手心里转来转去。恋爱是多么简单的事，可惜他出现的时间错了。他在她最不需要爱情的时候用偷偷的关怀和温柔妨碍了她伸展自我的自由和骄傲，所以尽管她不讨厌他，却总是回避他；后来毕业了，茫然的时候，需要爱的时候，他们天各一方；寂寞无聊的时候，也许只要某个人恰好在此便可以谈一场恋爱的时候，他们音讯皆无；在后来的这些年里，任何时候，只要他们相遇，都可以试着相爱一次，就算不适合又如何，毕竟曾经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支撑，恋过了，便了了心愿。

据闻，他仍在单身，又混得不错。会有故事吗？在她最需要爱情的正确的时间里，来演绎一场峰回路转的磨难情缘？

爱情并非是非一个人莫属的，碰到了而已，想它是偶然就是偶然，觉得它是必然也是必然，根本没有什么不该爱的人和该爱的人，流行歌曲里唱的那些痛和悔，全是事后人佯装的醒悟。

李盛堂成熟了。

西装和钛金眼镜把一个高大男人的轮廓衬托得斯文而高贵，他在裁剪得体贴精致的外衣里温暖地冲她微笑，从前的自卑感荡然无存，倒是一派底气十足的稳妥姿态。

去哪里设宴请客？魏晓菲似笑非笑地问。车子开上环市路，那是她最熟悉的一条路了，在其中一座最高的大厦里工作了整整六年，每天反反复复经过不知多少回，每个时辰每个角度每种心情里这条路的色彩和层次，成为这六年来惟一的背景。

你说了算，哪里都好。李盛堂不时望着窗外车流，电话不停地

打进打出。那是一些她完全陌生的业务,关于周会、销售、返点和盘点,他听电话时的眼神随意而熟练,一眼便知是个习惯忙碌又精于把握的经理人。这样的男人电视里、杂志里、广告里、机场大堂里随处可见,他们有精明而泰然的嘴唇,看不清身后女人的纠缠,猜不出他们有没有爱情,有过的,也了无痕迹,正在有的,也深深隐藏不露声色。

魏晓菲临时改变主意去吃西餐。那是她跟兰德开始的地方。那天加班至夜深,她就是这样坐在兰德的车上。兰德说,工作这么辛苦,我们去吃一顿像样的宵夜吧。餐厅灯光很暗,有人拉小提琴,兰德说他在杂志上看到这家餐厅的介绍,看起来值得一尝。面孔和眼神在灯光的掩映下透着说不出的柔软和神秘,总像有话要说,又说不清楚的感觉。

时间还早,夜场的情调还没有开始,全是灯光通明的饭市效果。李盛堂坐下来,轻叹一口气,眼里是一汪无辜的客气。

席间有人来,来埋单,讲一些关于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的差异,那是每一个来广州的人都要提起的话题。他们与魏晓菲也互递名片,渗出刻意的尊敬。

兰德说,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智慧和乖巧,让人喜欢又不敢靠近,事实上你并不漂亮,但为什么感觉你就是很漂亮,让人觉得很美好。

兰德拥抱她的时候很温柔,没有重量,就是双唇掠过,也仅是探彼此的温度,听彼此的心跳,一切纯情如水。她仿似闻到淡淡香